

全球化的烟花

QUANQIUHUA DE YANHUA



尹昌龙 /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全球化的烟花 / 尹昌龙著.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12

(深南丛书)

ISBN 978-7-5633-8429-7

I . 全… II . 尹… III .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63698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发展改革委机关服务中心印刷厂印刷

(南宁市民族大道东段 91 号 邮政编码: 530022)

开本: 890 mm × 1 240 mm 1/32

印张: 6.625 字数: 190 千字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 001~2 000 册 定价: 2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自序

这本书的名字一开始是叫“不一定要有会飞的翅膀”，是我曾经写过的一篇文章的题目。这篇文章也收入了本书中，是讲安徽男人的性情的，说安徽男人温和谦恭，没有山的伟岸，但有水的柔韧；没有气吞万里的霸气，但有流水不争先的优雅。其实，也是想从安徽男人说开去，想对“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的说法进行反驳，有点反英雄主义的意思，与后现代的文化主张倒是一些暗合。但跟着问题就来了，想当元帅有什么不好？再说了，翅膀就是飞的，不飞你干嘛长翅膀？就这么说清楚和说不清楚一路下来，就对书的名字有了犹豫，同时也深感在一个望子成龙的文化中，还是深埋着一些理想主义和乐观主义的种子，它在对开花结果的梦想中有一种近乎顽固的意志力。也因此相信，后现代主义在一个传统深厚的东方国家，是难以成为主流的。

书名后来叫“全球化的烟花”，是我的朋友魏甫华的建议。当自己对这本书都有些信心不足、书稿还是清样的时候，他勉为其难地成为通读全书的读者。办事认真的甫华兄用潦草的笔迹写下了好几页的建议，其中不乏精当与独到之处，但落实下来影响最大的大约还是书名的改动，他坚持认为叫“全球化的烟花”好，并列举出好几条理由。也正是这种坚持及理由，使这本书有了一个新的名字。虽然是一个简单的比喻，但看上去有一点理论感，还有点诗意闪烁的味道，也就不再去想什么“翅膀”还要“飞翔”之类的问题了。

“全球化的烟花”其实也是我写过的一篇文章的题目，是对贾樟柯的电影《世界》的一个评论，好像是北京世界公园的场景，在朦胧的月色之下，一个来自乡野的打工青年，在遭受着城市繁华与热闹的冲击之后，以一名保安的身份，骑着大马，巡视在仿造的艾菲尔铁塔旁，远处的天空是升腾着的灿烂的烟花。这个情景让人难忘，虚荣背后的忧伤构成如此复杂而强烈的情绪体验，以至于这篇名叫“全球化的烟花”的小文章一直都没忘记，并且也收入了这本集子。而用这篇文章的名字作为书名，倒不仅仅是因为情感上的这种撞击，更重要的是这个名字所含的深层意思，恰恰与全书的意识形态发生着联系，仿佛是起着一种总体化的象征作用，而这篇短小的自序，就是要对其间的联系作一个必要的交代。

这本书实际上是我诸多小文章的一个结集，这些小文章是在不同的时间陆续写成，也用在不同场合和不同媒介上。这些文章看上去也没有什么联系，又大都是过去多年的作品，所以当初在编辑成书稿的时候，也少有出书的那种神圣感和激情。但“全球化的烟花”这一名字恰恰在偶然之间为这些小文章找到了一种“集体无意识”，找到了一种所谓的“时代精神”。记得我的上一本类似的集子是在1999年出版的，叫《别处的家园》，主要是讲与深圳这座城市在物质上与精神上的联系，同时也对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文化现象作一些解读。而这本新集子中的文章，回想起来，清一色的是在2000年之后写的，统统算是新世纪之作。2000年当然只是一个时间节点，并没有多少特别的含义，但值得关注的是，大约就是在2000年前后，在20世纪80年代一直被作为想象对象的“现代化”和“全球化”开始成为大规模的生活“真实”，那些在一夜之间生长出来的现代符号和流行物品彻底地改变着一个国家的生活场景，并逐步构建着一种新的时代精神。尤其要说的是，随着2001年中国的入世，开放的中国已经逐步融入“世界图景”，而全球化之风劲吹，使得全球化的渗透已经成为一个国家不得不面对的处境，而一个国家的问题也同时成为了全球的问题，这种双向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性构造，对我们认知世界的思想和方法产生了深刻的冲击和影响，以至于对文化问题的思考必须同时联系着全球化的实践。包括全球化所带来的希望与悲悯，以及对幸

福的重新诠释，等等，都已经成为2000年以后必须关注的文化现实。也许书中那些小文章会在点滴的感喟中，会稍稍触动全球化影响下的时代神经。

当然,作为逐步完成着本土化过程的新移民,与深圳这座城市的联系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主要内容。集子中的那些文章自然少不了对深圳正在发生着的人和事的论评,当然不会是漫无边际、指东打西的语词狂欢,最后落脚点还是到文化上。但与《别处的家园》中对新家园的欣快体验有所不同,深圳,既内在为精神世界的一部分,同时也成为思考与写作的空间。这其间也许就多了些更有责任感的批评。

如果这些不新不旧的文章能使读者朋友若有所感、若有所思的话，自然就大喜过望了。

目 录

自序 ······ 1

辑一 对尊严的坚持 ······ 1

被消费的神圣历史 ······ 3

本山的“春晚” ······ 5

打一场顽强的电影游击战 ······ 7

当了爸爸的“坏孩子” ······ 10

对尊严的坚持是一条向上的路 ······ 11

恶搞的限度和找乐的底线 ······ 14

远离经典的文学书写 ······ 16

“烂片”这个词有点暴力 ······ 18

两个十年 三个主题 ······ 20

面对畅销书的文化态度 ······ 23

人间的教授与学术产业 ······ 26

一盏灯就可以使整个夜晚变得生动 ······ 29

文化影响力的根本在于价值 ······ 31

文学史上的张爱玲 ······ 33

我们这个年代的解读游戏	36
向大师致敬	38
有多少光亮就照耀多大空间	39
后革命时代的摇滚	42
明星的堕落与公共性的危机	45
一个国家的变化从阅读开始	47
文化扩张时代的休闲阅读	50
全球化的烟花	53
说出没有说出的规矩	54
把历史当故事讲	56
符号学的游击战：从思考牛仔裤开始	58

辑二 与幸福的距离 61

“要紧张，但不要太紧张”	63
对鸡爪子的两次虚构	64
文化不是赔钱货	65
有了“戏”，才会有戏	67
画一头牛并不是为了耕地	68
说什么酒，还要文化	69
说到房子，我们照例睁大眼睛	71
房子与家的距离	72
与山共舞	74
山是面镜子	75
宁静的山林	76
离海很远	78
街道的命名	79
内向的建筑	80
我们想象地铁	82

深圳的简单	83
判断深圳	85
大学的精神	87
文化的沧浪之水	88
文化与城市的活力	90
在深圳发现历史	92
我走路我怕谁	93
城市的细节	94
客气的暴力	95
简单的丰富	96
面子消费	98
君子不傻	99
30岁的人生平台	100
阳光下的冷漠	101
“麻战”犹酣	103
怎一个累字了得	104
还不“英语”一下	106
酒吧的灯火	107
“哈根达斯”	108
“非典型性”的情人节	109
“瘦”的战斗	111
被妖魔化的可能只是钱袋	112
钱是个“关”	113
灵与肉	115
勉为其难的“伟哥”	116
一考定终身	119
歌唱并且承担	121
消费战争	122

“北伐”往事	123
与幸福的距离	124
Shopping 的戏剧化	126
最虚弱的时候最相信人	129
通过彩票实现解放	132
杨争光的“一家子”	134
并不过时的阅读	136
方寸之间古意浮动	137
辑三 城里的城外人	139
城里的城外人	141
穷人的主体性	142
不被爱的权力	143
美女教练	144
恋爱中的小李	145
一家人的山谷	146
媳妇当道	147
暖	149
孩子大了	150
懂得感恩	151
他太“程蝶衣”了	153
从“南”到“南”的安徽女人	154
不一定要有会飞的翅膀	157
辑四 得失之间的梦想	161
水草肥美的土地上不会有瘦弱的羊群	163
文学奖的文化滋味	165
得失之间的梦想	167

玩心与文趣	168
这些文坛上的“小妖精”	170
市民社会的“韩流”经验	171
安子是深圳的符号	173
光荣的给定与必要的想念	174
“好在共一城风雨”	176
回望激情岁月	181
《大鹏湾》的文学生产	183
电视的文化工业：经济学的再生产	189
新加坡纪行	191
青春是一篇杂乱无章的草稿	194
后记	197



被消费的神圣历史

我们的文学艺术如此热情地拥抱历史，这种情况在以前似乎并不多见。只要与历史沾边，更不用说走入历史深处，这样的作品大都有点畅销的架势。有很多类似的情况，像电视剧《汉武大帝》、《康熙王朝》，电影《夜宴》、《满城尽带黄金甲》，小说《明朝的那些事儿》以及照此办理、刚刚出炉的《民国的那些事儿》，还有像《品三国》、《水煮三国》，等等，前朝前世的“那些事儿”几乎无一例外地引发出了人们空前的历史兴趣，或真或假，或虚或实，让读者无不虽不能至而心往之。

如果因此就说当下的人们意在说历史、知兴亡，恐怕也未必。按我们通常的理解，历史是提高自我认识水平的主要资源和对象，所谓谈史使人明智就是讲这样的道理，人在事中，往往有认识上的盲点，而置身事外则会有更为清晰的眼光。为什么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呢？实际上就是因为人往往难以看清自己，当然如果借助一面镜子，把自己“外化”出来，情况就不同了。而历史就是被当成这样一面镜子，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可以明得失，所以从古到今，就会有大量的史书教导人们如何治理国家、整理人生。但这一次的“历史热”似乎有些例外。与以往不同的是，现在那些讲历史的作品，似乎并不是要跟人们大谈一通古今兴亡的道理。即使是所谓论史问道的学术著作，一旦沉迷在“那些事儿”当中，便会津津乐道于爱恨情仇、家长里短，而所谓的道理则并不构成探究的乐趣。议论人事而非言说道理，这成了普遍现象，即使是由易中天这样的大学教授担纲，也概莫能外。“说历史”本身成了快乐的追求，而说出历史则不是目的，沉迷于历史的古怪的激情，使探究历史背后的道理的那点儿想法也过早地出局了。

就是这种说史的激情，让我们一下子就想起从古至今的那些说书艺人，他们反复纠缠于前朝的“那些事儿”当中，把是非曲直，把喜怒哀乐，

都展示于方寸之间，满眼都是抖不尽的包袱、说不尽的原委。就是这些被演义的往事，使那些农闲的冬夜，多了几许快乐；也使街角的茶馆，多了几许闲谈的茶客。这当中要注意的是，听人讲史并不是为了上课，为了究天人之际，而是为了找乐子，打发那些多余的时光，免得人闲得发慌，空得发愁，寂寞得发虚。这倒让人想起那句名言，文化是剩余时间的游戏。说书的文化是玩的，是为了谋杀时间的，它的目标直指快乐。这与过去那些游走于乡间的手艺人帮人掏耳朵、捏脚是一回事，只不过一个是让身体快乐，一个是让心理快乐。往高处来说这样的文化肯定是言过了，顶多只能说是休闲的艺术，把休闲这件事弄得舒舒服服，像模像样。讲说历史作为一种找乐子的方式，人们多少年来就这么做了，今天的“历史热”从这个意义上讲也算不上新鲜。即使是最神圣的皇家的历史、官家的史书，照样也可以拿来说事儿，而且越是宫闱秘辛，激起的窥视欲就越强烈，说起来也就越带劲儿。历史的虚妄的存在，为说史的艺人提供无穷的资源，历史肯定有说不清的地方，因而也不会有说完的时候。

其实，把古代的说书和今天的讲史放在一块儿，就让人明白了一个道理：历史不仅可以用来教育人，也可以用来娱乐人；历史可以当作经世纬国的教材，也可以当作消费取乐的资源；历史可以被当作求知识的渊薮，也可以被看作装故事的篓子。说到根本，面对历史是可以有各不相同的态度的，如果讲以人为本的话，人们消费历史找乐子，“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不仅未尝不可，也还有些人性的可爱作为底子的。那些戏说历史的人像是面包师，把历史做成各种各样的可口的甜点，他们会受到批评，被贬得一无是处，恐怕就是因为他们瓦解了所谓的历史的神圣性，拿神圣的历史来取笑找乐，这似乎犯了大忌。其实说到底不过是面对历史的态度不同而已，我们不可能要求每个人都去做皇上、领袖、政治家，也不可能要求每个人都去做专家、学者、教授，这个世界上毕竟是俗人占大多数，即以所谓的平均的大多数为主，小老百姓的生活本身就有诸多的含辛茹苦，找找乐子也许反过来能抵消生活的磨难，让人更乐观地面对生活，这未尝不是一种好的做法、好的活法，因此消费历史也未免

不可。

如果我们把历史理解为前人已经做过的事情,就有可能反过来产生一种面对历史的平常心。即使是贵为天子,拥有江山社稷,也不过是由此折射出人的种种面貌来。笑谈历史,其实也是笑谈我们自己,因为现代人也并不见得比古人高明多少,很多历史深处的错误我们同样会再犯一遍,再怎么学历史恐怕也避免不了。对历史取笑,就像对自己取笑一样,至少这会使我们少一点狂妄自大。

本山的“春晚”

赵本山作为一个个人与春节联欢晚会(简称“春晚”的联系可能是偶然的,因为这当中需要太多的机缘,一个小环节出了问题,链条就可能出现断裂,大家就无法在“春晚”的节目上见到那张并不算老的“老脸”。然而,换个角度想想,像赵本山这样的人与“春晚”的联系,好像又是必然的。必然在哪里呢?就是快乐。制造快乐,展示快乐,使“赵本山”与“春晚”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而在全国人民对这种快乐的集体感受中,这种联系又被大大加深了。

其实,不说赵本山,大家也会说“春晚”,或者说,即使说赵本山,也是为通过赵本山来说“春晚”。为什么呢?“春晚”是个大品牌,是个大集体,是个大场面,赵本山作为个人,再大的本领,似乎也得在“春晚”的天空下才能说话。一方面,现在的赵本山再“大”,到了“春晚”的天空下也会“小”了;而另一方面,当初的赵本山再“小”,到了“春晚”的天空下也会变“大”。这些都在说明“春晚”的锐不可当的力量。岁末年初老百姓对“春晚”的念想自不待言,即使是骂“春晚”,作出要与“春晚”决裂之势,说到根本,也是在意“春晚”。不在意“春晚”就不可能和它较劲、上心,更犯不着动气。由此我们不难理解,那么多艺术家和那么多不那么艺术的“家”才铆足了劲要上“春晚”。随之而来,“春晚”出一点所谓的小道消

息，乃至丑闻，也就可以想见了。那么多车全往一条道上挤，出事故的频率当然就高了。据说就有在“春晚”大打出手的演艺中人，那架势一定像急着赶路又撞了车的司机大佬们。

赵本山名气大，绝离不开与“春晚”的联系，而“春晚”品牌响，又绝离不开与春节的联系。中国要说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大的招牌就应该是春节了。都说小孩想过年，年关快到的时候，疯疯癫癫的，整个一副找不着北的样子。其实大人一样惦记过年，只是小孩们表现得太露骨了，大人们才因此要表达一种成熟和威权而不得不把这种念想藏着掖着。从大人们忙着置办年货的身影中就可以发现，准备过年已经成了家庭最大的“政治”了。谨小慎微、精打细算的国人一到了过年，就变得像换了个人似的，即使有点浪费，即使有点夸张，即使有点放纵，都变得可以理解了。一到年头，才这么一个年，最大的念想本身，就成了最大的原因。“春晚”爆得大名，最关键的还是与春节联系上了，在这么一个特殊的时分，来这么大的一个响动，怎么着都会有影响的。

但要再往深处说一步，还有一层关键的意思是，春节联欢晚会，立意在“欢乐”，欢乐今宵，夫复何求。欢乐成了除夕夜最大的旗帜，而除夕夜的联欢晚会成了欢乐的海洋。说春节晚会，又有许多很多的评论，有“高雅”之说，有“品味”之说，有“宣传”之说，有“动员”之说，等等，但说到根本，就是一个“欢”字，而联欢就是大家一起快乐，“欢”其实指的更是这种集体性的、海洋般的快乐。一年到头，才这么一个年，没有理由不欢乐一把，所有的压抑，所有的积怨，甚至所有的秽气，都在这个特殊的欢乐的时分被遗忘，被丢弃，被解脱。连贫穷的杨白劳都知道在过年的时候给喜儿扯上二尺红头绳，快乐自然当仁不让是“春晚”的最大主题。“春晚”能够让人记住、念想，就是因为它让我们更加快乐，让我们把快乐变成欢乐。“春晚”因为拥抱了快乐，而被快乐的人们所拥抱。

再要说到赵本山，那就顺理成章了。在“春晚”吹响欢乐的集结号以后，在这个巨大的舞台上，谁能别出心裁、变着花样地逗大家乐，让大家开心，谁自然就成了开心宝贝，就会人见人爱。赵本山的个人天赋中深深地熏染着东北那旮旯的幽默劲儿，这个东北人在漫长的冬天里早就经